

# 翼县史

第四辑

政协翼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冀 县 文 史

第 四 辑

政 协 冀 县 委 员 会 编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一 九 九 〇 年 十 二 月

## 政协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顾问：侯同杰 李振基

主任：乔居

副主任：辛书华 陈进甲

委员：张鉴秋 王鸿鹄 王志勇 周涛

主编：乔居 陈进甲

责任编辑：陈进甲 周涛

校对：陈进甲 周涛

## 目 录

成都 重庆 昆明 ..... 乔 居 ( 1 )

掠光剪影话冀县.....刘殿臣笔述 周 涛整理 ( 32 )

昔日冀县某些醮会、庙会风情拾零.....王鸿鹤 ( 37 )

古庙会的叫卖声.....雷梦水 ( 50 )

冀州乡俗.....周 涛 ( 53 )

淄村金龙大王庙.....陈进甲 ( 64 )

冀县古庙会武术表演大会.....李济民 ( 66 )

八卦掌名家李子鸣轶闻.....小 山 ( 74 )

宋迈伦暗救梨园女.....张宝瑞 ( 77 )

李尧臣走镖遇险记.....彤 工 ( 81 )

史记栋脚扇不逊客.....张宝瑞 ( 87 )

尹福智骗西太后.....刘 文 ( 90 )

光绪皇帝学练八卦掌.....张宝瑞 ( 93 )

为革命战斗一生的罗泰生.....陈进甲整理 ( 97 )

全国农业科学家李振纲 .....周 涛整理 ( 100 )

当代艺术家、文学家马紫晨 .....陈进甲整理 ( 103 )

贩书六十年——记中国书店

业务顾问郭纪森 .....杨光宇 ( 106 )

追忆先师王濯江先生 ..... 贾铭钟 (112)

京津戏曲界名丑王润生 ..... 彭国英 (120)

清封奉政大夫楚航

    府君事略 ..... 张庆开谨述 雷梦水校点 (122)

秦印室随笔 ..... 李濂镗 (128)

建国前夕我所亲历的辛庄完

    全小学 ..... 殷序伦笔述 陈进甲整理 (132)

一个民间文娱团体的兴衰——忆建国前后

    冀县陈庄村的业余剧团 ..... 陈进甲 (135)

南官生恒百货布庄 ..... 寇洪欣 (144)

掩护特区粮仓纪实 ..... 王怀玉笔述 彭国英整理 (147)

张子耀史闻录 ..... 金 安 (150)

红枪会骚乱百姓 顾城村抗匪卫家 ..... 薛明坤 (158)

忆解放战争时期冀中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斗争的

    一段经历 ..... 王鸿鹄 (162)

清末民初冀县的变法改良 ..... 孟宪英 (165)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冀县的组织设置 ..... 王英明 (170)

## 成都 重庆 昆明

### 追思人民军队生活的风雨历程 (六十年尘海反思录之二)

乔 居

人对失去了的岁月，总是感到份外的温馨。每当我心灵中织起那追忆的梦幻之网，最难忘却的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对自己的心灵的锤炼和教育。

#### 成都解放前后——初着戎装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以后，我自延安大学急行军至西安，转入西北军政大学，担任“西北军大”校报编辑。从此，开始踏入人民解放军的戎马征程。西北军政大学校长是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副校长是李长路同志。当时负责西北军大校报总编的是西北军大宣传处处长鲁勒同志，这位据说早年参加过北京学生运动，后来随贺老总在战斗剧社工作的老同志，平时总爱叼着大烟斗，颇有斯大林、贺老总神味。另一位报纸总编高鲁同志，四川人矮个头，早年曾随郭沫若、

成仿吾，在“创造社”工作。这两位部队老干部不仅在新闻修养上，而且在思想作风上，都给我很大教益。编辑室八、九个人，多是部队老同志。那时校报是四开四版的铅印小报，负责头版编辑的是一位姓王的老同志，他早年曾在陕西秦风日报工作，办报经验丰富，常以老大哥的姿态，多方给我指点。还有一位姓吕的女同志，南方人，负责通联，她话语爽快，常用老大姐的身份，督促指引我的工作。报纸每日一版，编排、校对、审稿，工作一环套一环，十分紧张，几乎天天熬夜。工作虽然相当紧张，但，生活在这样亲切关怀的同志式大家庭里，我处处受到教益，处处得到关怀，春风化雨中，心情十分愉快。

1949年11月，在“解放全中国”的进军令下，我们西北军大的工作人员和学员，将在贺老总率领下，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役。面对未来的战争，我欢欣兴奋中也带有几份迷惘。我至今犹清楚地记得，大军南下前，贺老总与西北野战军其它首长来西北军大，做动员的情景。那天，天色清爽，我们西北军大赴西南参战的同志，个个怀着异常激奋的心情，早早地在大操场上排着整齐的队列，静静地等待着首长们的到来。当贺老总和西北野战军首长在学校领导陪同下来到我们面前时，人们不由地纷纷鼓起掌来。贺老总以他那特有的将军风度，将全国形势和进军大西南的任务讲得那么干脆带劲，富于感召性。贺老总还深情地嘱托我们这些初临战争的学生军人，要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上好解放军战士的第一课。同时还把率领我们进军四川的西北野战军苏鳌首长介绍给我们。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首长，满口湖南腔，给我们讲了进军大西南的任务和要求，从他那信心十足的面部表情

和语态中，使我们这些没有经过严酷战斗的新兵凭添了很多勇气。1949年底，我随西北野战军，乘坐着大卡车由西安出发，经宝鸡，越秦岭，奔四川，沿途行来，数不清的历史文化古迹从眼前掠过，诸葛武侯读书处、张良给黄石公拾鞋的石桥、肖何月下追韩信的桥头等，最动人的是武则天的祠堂，面河背崖，山青河丽，衬托出这位古代女皇帝的英采。似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出身的军人，初着戎装，才临兵事，雄心中带有几分怯意，面临巴蜀南国的山山水水，青翠之气，饱览中华文化众多胜迹，祖国文化与风光给我们增添了无限壮意与暇思。一路行来，只见国民党军队沿路溃退，狼狈不堪，所经城镇村落，倍受国民党退兵抢劫烧掠之苦，呈现出一片兵荒战乱景况，沿途尽是国民党军队丢遗下的武器弹药，甚至还有他们的家属。国民党部队如惊弓之鸟，仓皇败逃之态显露无遗。我们每驻扎一处，都要访民俗，查民情，给群众扫院子、挑水，做好事。部队移防后，还要派专人去检查军纪，征求意见。四川老乡在旧社会深受旧军队欺凌之苦，见了兵先怕三分。看到我们这些纪律如此严明的队伍，又惊又奇。有些上了年纪的四川老乡，还亲切地把我们称做红军。部队常常沿着古栈道行进，傍崖临江，山路崎岖，我在急行军中，不禁为诸葛亮的巧谋和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所折服。行至剑门关，山峰对峙，奇险无比。“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庸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我在这里不能不佩服唐朝大诗人杜甫对剑门形势描摹得如此神切形似。山峻，水急，路崎岖，行军也急，我们经广之，过绵阳，一路上顾不上去品味三国时魏邓艾奇袭蜀汉的种种传说，很快就以胜利的姿态进



入川西大城市成都。这座号称西南小北京的成都，是一座有几千年历史的名城，有杜甫草堂、诸葛武侯祠、薛涛井等说不尽的古代文化胜迹。抗战时许多军阀政客在成都落建有一座座小别墅，把成都市装扮得倒也幽雅。我们部队就住在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别墅内。成都市茶馆多，也很讲究，市民常好在茶馆内摆龙门阵，小吃也颇讲究。部队进驻成都后，纪律要求十分严格，不准随意上街，更不准入茶馆饭店。我们从驻地外出时，排成整整齐齐的队伍，行进在街道上，吸引着市民们惊异的目光。我由于采访需要，外出活动机会较多，出于对巴金小说“家、春、秋”的特别爱好，我还特地跑到成都船板胡同，在巴金所描述的高家大院原型处观访。我漫步在这陈旧的古老的宅院里，努力回忆着巴金小说中所刻画的一切细节。这座巴金笔下体现封建大家族的没落情景，不正是眼下蒋家封建王朝败落的缩影吗？我的这种思考，还从一个十分有趣的事，给以佐证。在成都，我们见到国民党川西日报用显赫的标题，评论“傅作义将军之死”。那时谁都知道，傅作义将军起义后，不仅人健在，而且还身居我水电部部长要职。这种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拙劣作法，说明国民党政权已黔驴技穷，不得不靠谎言来维持其统治。在冠冕虚伪的言论中，弹奏着蒋家王朝衰落曲。

成都解放以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围攻下，不得不放下武器，起义投诚。如何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整编改造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艰巨而现实的课题，摆在我军面前。就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被分配到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参加整编改造国民党第七兵团工作。该兵团原是国民党西北战区所辖的一支部队，驻扎在四川省南充地

区中江县，司令员裴昌会，是个颇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的毅然率部起义，使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四川北部广大地区，为此，受到我军的热烈欢迎。当时，我军面临的形势相当复杂：一方面，四川省由于长期受军阀统治，土匪、会道门几乎遍及全省各地，特别是袍哥势力很大，兵荒马乱，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另一方面，第七兵团起义以后，官兵思想异常复杂，蒋介石国民党派遣的特工人员还起相当作用。为此，在奔赴起义部队执行任务前，贺龙司令员、李井泉、胡耀邦等领导同志，都前来给我们做动员，这是我第三次聆听贺老总讲话了，贺老总讲话，总是那样颇具将军风度，干脆有力，极富魄力，给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人，鼓动作用最大；李井泉同志讲的沉稳，主要是介绍起义部队情况和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胡耀邦当时是川北地区的负责同志，他的话讲得形象生动，很有吸引力，事隔几十年，我还记得他用“面包加火腿、糖溶于水”等形象语言，说明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方式；贺老总在会上还把带领我们执行改造任务的第二工作团团团长、少将黄新廷介绍给我们。会后，西北军大宣传处的鲁勒、高鲁同志，由于另有任务，不能前去，专门召集我和几位学生出身从事编辑和其他文字工作的同志，颇加嘱咐，要求我们经受住这场特殊任务的考验，保持气节，并给我们介绍了许多在非常情况下须采取的应变措施，老同志亲切诚恳的指点，犹如一股春泉，温暖着我们的心，使我又一次体会到人民军队这座大家庭的关怀和教育。

1950年秋，我随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来到川北南充地区中江县，这里是志愿军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故里。工作团首长分配我在工作团团部编辑室负责编报纸，编辑室负责人是黄

流，他后来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的秘书长，工作非常认真，对我们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我们编的报纸叫“学习与生活”，每天一期，内容主要反映改造起义部队的动态，属内参性质。和我在一起搞编辑工作的同志，记得还有国民党中央大学毕业的朱传澍等三四个同志，我们既负责采访，又负责编辑，采编合一，工作相当紧张，几乎是天天干到深夜，困倦了常用冷水冲冲头，一洗倦意。改造第七兵团，工作不但辛苦，而且有很大风险，是一种特殊领域里的战斗。我们这些刚出学门的军人和那些在旧军队多年的军官整天打交道，有很多不利因素，被打骂、被绑架的事时有发生，一些去改造国民党第十六兵团部队的同志，还被他们残害，牺牲了自己生命，所幸在第七兵团还未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编辑室的同志，常常沿着那崎岖的山路，步行或骑着战马到连队去采访，由于我们枪法不准，骑马也很外行，而且社会环境很不安宁，每次下去总是七上八下提着个心。有一次，我到连队去采访，赶上部队吃中午饭，由于主管军需的还是国民党第七兵团原班人马，他们旧习未改，依然克扣军饷、军粮，使士兵们常吃不饱。我们去吃饭，旧军队的连长又在这件事上变本加厉地制造麻烦，想俟机挑动士兵和我们的矛盾。那天开饭时，装米饭的大竹筒抬出来，每人刚盛上一小碗米饭，就被该连的士兵一抢而光；士兵们吃不饱，个个敲着碗边，唱我们的咒歌。他们的连排长们则借机旁敲侧击搞小煽动，使我们挨了饿，还得任凭他们发牢骚。到了晚上，我和我的军代表同那位连长住在一间房子里，刚要睡下，四周枪声骤起，那位连长故作惊慌之态，向我们喊“闹土匪了”，观察我们动静；好在他们这些不太高明的手段，在我们来起义部

队之前，有些老干部就预先指点过我们，所以，我们虽然心里紧张得在“打小鼓”，表面上仍故意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不予理睬，待他仍以此威吓时，我和军代表故作不耐烦的样子，责问他们为什么管理部队不严，社会秩序维护不好，使其理屈词穷，不再闹事。改造和反改造，整编和反整编的斗争不断发生，有时还是相当激烈的。要使改造起义部队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关键还在原国民党军官身上。于是，工作团领导集中国民党第七兵团连以上军官，在团部开展民主教育。学习内容主要是张治中将军的一篇报告和“四大家族”等文章，在广大士兵中则由我们军代表进行人民解放军三大民主教育（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生活民主）。在民主教育中，第七兵团一些高层起义军官，由于对我党政策存有疑虑，个别的则怀有敌意，在学习讨论中，常常用挑衅性语言和我军代表争议，如学习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时，他们却说应当是“宋宋孔陈”，把蒋介石换成宋美龄，想用“女人是祸水”的概念歪曲事实，抹掉四大家族法西斯统治实质。我们工作团的一些老同志，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心平气和地与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针锋相对地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实质。通过艰苦耐心的民主教育，使第七兵团广大军官绝大多数分清是非，站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来，我当时是会议记录和采编记者，从一场场学习论争中、目睹我们这些沙场老前辈，马列主义理论运用得那样娴熟，很感钦服，从中也受到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深刻教育。民主教育以后，在第七兵团又开展起一场广泛深刻的诉苦教育活动。这场深入人心的阶级教育课，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尤其是工作团的领导，巧妙地运用革命文艺手

段，在不同教育发展阶段，推动诉苦运动深入开展的做法，实在令我这个出自大学门的学生，十分敬佩。诉苦教育开始，部队“战斗剧社”来中江县为第七兵团起义部队演出了“血泪仇”、“白毛女”和“刘胡兰”三场戏。如果说演“血泪仇”是对广大起义士兵进行阶级教育的开始，到演第二出戏“白毛女”时，则是阶级教育的深入。我清楚地记得，广场上排得整齐的队队士兵当看到黄世仁、穆仁智那样残害喜儿一家时，有的举枪，有的跳上台去撕打演黄世仁、穆仁智的演员，好在我们事先有所准备，规定士兵枪内不准上子弹，不得随意行动，及时把这些由于激愤要发生的现象制止住。不少劳苦出身的士兵从戏中情节，联想起个人悲惨遭遇，痛哭流涕，晕死在广场上。在各连诉苦时，许多士兵纷纷诉说出家庭受剥削压榨、自己被拉壮丁的种种悲惨境遇，真是声声泪，桩桩恨，一种报仇血冤的悲壮气氛弥漫第七兵团。工作团的首长又及时引导他们，追根算帐，把仇恨集中在代表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身上，把个人在旧社会所受之苦，化为阶级仇、阶级恨。我参加的那个连队诉苦后，竟有三名贫苦出身的士兵，跪在毛主席象前，感激涕零地诉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感恩心情，他们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诉衷情，阶级情谊溢于言表。到演第三出戏“刘胡兰”时，第七兵团的广大士兵，把已提高的阶级觉悟，变成踊跃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昂热情，不少士兵咬破食指写血书，表示要求加入人民军队的决心。整编起义部队的教育全过程，真是非常好的大学校。我亲眼看到，国民党旧军队的广大士兵，如何在人民军队的教育和帮助下，阶级觉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一年来，改造起义部队过程，

使我经受了相当严酷的磨炼。当我们即将离开第七兵团时，广大士兵一变过去那种疑虑、怯怕、疏远的态度，都满怀深情地攥着我们的手，流出友情的泪花，有的还把我们抬起来，满怀情意地说：“来第七兵团时，你们是红光满面，我们是面黄饥瘦；现在，你们是满面焦黄，我们则红光满面，是您们，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给了我们新生。”第七兵团整编成人民解放军，就要开赴西北，转战朝鲜战场，原定我做随军记者前往，恰赶上有一个新的任务，要我去重庆，到一个新的环境中接受新的考验和锻炼。从此，我离开富饶的川西大平原，奔向川东重庆。

## 二

### 重庆工作期间——新的征途

改造起义部队任务完成以后，我随部队到达山城重庆。重庆市位于嘉陵江同长江的会合处，傍江临水，浓雾经常笼罩全城。我们部队住在国民党政府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住宅，豪华的院落，这时已经显得十分零乱，地面上还丢弃着杨森和他的廿多个姨太太的合影，这里处处呈现出旧社会军阀政客的腐败与末落。我们到重庆时，虽然重庆市做为西南第一大都市、国民党政府抗战时的陪都，仍未失去其原有的繁华；但是，渣滓洞、白公馆等美蒋特务的罪行恶迹依然存在，许多烈士的遗骨尚正掩埋。配有电铃的层层铁丝网，盘折迂曲迷人行踪的山路，仍使人走进，难转出，美蒋特务恶迹，历历在目。带有喜剧色彩的事情是，当我们面对美蒋特务种种罪行恶迹，怀着无限愤恨与悼念之情在凭吊杨虎城将军、

江竹筠烈士等时，也看到一些残害先烈的美蒋特务分子已经被逮捕，并正关押在这里，等待历史的审判。这座美蒋特务所经营的罪恶场所，也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营地，成为人民军队训练场所，旧貌换新颜。也许现实总是美恶相并存的，与这罪恶的场所相映照的是，曾家岩、红岩村、周公馆等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抗战时活动的旧址，虽然没经修整，已经成为人民往来敬仰怀念的圣地。旧的历史一页已经翻去，新的历史一页即将开始。我随着祖国历史命运的新旧转折，在这座山城、雾都，也将步入一个新的征途。

第二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在新的历史转折中实现了历史的会合，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这三位久经征战、功勋卓著的老战友相聚一起，并组成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这是应当在我军历史上大书的一页。在胜利与友情交汇中，在重庆市举行了两军相会的庆贺宴会，我们参加改造国民党第七兵团、第十六兵团的同志，也都应邀参加了这次宴会，刘、邓、贺三位首长，还有李达参谋长和王新亭政治部主任，还向我们祝酒，首长们这样亲切地关怀，使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暖融融的，喝了许多酒。1951年，我到西南军区直工部宣传科工作。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吕叔湘、朱德熙关于纯洁和健康祖国语言的文章，军区直属机关内也开展起学习文化、学习语法修辞的活动。我除担任部队机关干部语法修辞教学外，还下基层检查部队文化学习活动情况。在我到军区速成小学了解文化教育情况时，结识曾追随周恩来总理多年的唐校长，他给介绍了周总理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谈判时的许多动人情节，周总理的大义凛然、机智多谋及广交统战朋友

的动人事迹，象传说似的那样令我陶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风采，深深印入我的胸怀。在深入部队基层中，得机会结识创造部队速成识字教学法的祁建华同志，这位朴实憨厚带庄稼味的河南人，那种深入连队为战士服务的劲头，给我很深的印象。

在重庆西南军区工作时，一件令我终生不可忘怀的事是，有机会听到秦基伟将军回国所做的上甘岭战役报告。这位亲自指挥上甘岭战役的将军，介绍了他所率领的英雄部队史无前例的史诗般的英雄业绩，在只有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上，在四十三天的日日夜夜中，敌人倾泻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把山头削平两米深，岩石炸成粉末，在这被称为世界战争史上空前集中的炮火面前，我们英雄的部队硬是凭借坑道作战，用自己顽强的毅力，抵住了美国侵略军九百余次的疯狂进攻，英雄的战士们有时连续作战廿二昼夜，不但粮食、弹药缺乏，甚至空气和水也缺乏，口干得说句话也感到艰难，吃块饼干常把嗓子划破，战争形势虽然极端严酷，他们却坚守阵地寸步不离。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反革命的武装总是比新生的革命力量要强大得多，然而失败的命运总是赐给他们，上甘岭战役就鲜明地说明这条真理。这位操着一口南方音的秦基伟将军，用极朴素的语句，说明他所率领的英雄军队，正是依据我军无比的精神优势，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取得上甘岭战役辉煌胜利。我在这位培育出黄继光等战斗英雄的英雄军长的讲话中，将理想中的英雄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我为自己祖国有这么一支英雄的部队，这么多可爱的英雄战士而感到自豪，也觉得自己能做为英雄的人民军队的一员而自勉。



1952年底，一个新鲜而陌生的任务摆在我面前，领导上让我和一位姓侯的同志在重庆市郊，为部队招收一批文化教员。我们领到任务后，来到重庆市郊海棠溪、老君洞一带，住在原抗战时期缅甸领事馆内。这里桂树颇多，每逢桂花飘香季节，浓郁的阵阵桂花香飘来，令人心畅神怡。我们招收了百余名青年学生，其中女性占一半以上。这些青年学生，思想无拘无束，天真活泼，只是女同学高兴起来蹦蹦跳跳，一不高兴就会哭哭啼啼。社会好比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现在领导上把这伙青年组织管理的任务交给了我，如何组织管理这支青年队伍，确实给我压力不小，好在那位姓侯的同志是抗战时期由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一位营长，他对部队管理比我有经验。我和这位侯同志连哄带管，经过一二个月的初步训练后，总算把他们顺利地地带至川西大邑县安仁镇西南军区文教大队。安仁镇是川西大恶霸刘文采的老窝，这个被称为“罪恶地主的庄园”的镇子，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小缩影。这个相当繁华的镇子，几乎全属刘文采的财产，在他掌握之下。这个土皇帝为非做歹，胡作非为，称霸一方，使老百姓深受欺凌。我在这里亲眼看到在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水牢，阴森森的地下水牢不知害死多少无辜百姓。刘文采在安仁镇仿效皇宫建筑起三座深宅大院，我当时住在东边被称为“太子宫”的宅院，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象牙床、抽鸦片烟的用具，在部队缴获的刘文采金库中，我第一次见到大量的金条和元宝。从这些黄白耀眼的所谓财物中，活现出封建统治者贪婪、掠夺的剥削本质。

在文教大队，把我从重庆带来的五十余名男女青年，交我管理训练。如何给他们进行部队入伍前的正式训练，使他